

洛地著

阎婆惜外传

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编者的话

读者朋友，你一定读过《水浒传》，知道《水浒》有许多“外”传么？

你读《水浒》，看出里边有许多缺漏和破绽么？

高衙内因没得到林冲娘子，害了相思病“看看重了”（第十回），后来林冲娘子上吊死了（二十回），那高衙内怎么样了？没了下文。而林冲娘子又到底是怎么上吊的呢？

白日鼠白胜参与打劫生辰纲，被济州府抓住了（十八回），也不充军也不杀头，过了许久，忽然已经在梁山上坐了位子了（三十五回）。他是怎么逃出大狱的呢？

济州府派何涛到郓城县来抓晁盖，晁盖却溜跑了；这事只有宋江一个人知道（十八回）。济州府尹、郓城知县能不知道是宋江私放晁盖？为什么不追查反而重用他？

你知道在《水浒传》首次改定刊刻的明万历年间，同时还有一本《水浒记》——其中记述了宋江有位原配夫人孟氏大娘么？你知道孟氏大娘的事情么？

你也没有发现《水浒传》中的一个破绽：晁盖坐定梁山，便派刘唐月夜下书，宋江收下了这书信和一根金条，放在招文袋内。其后才遇着阎婆子，其后才纳阎婆惜为妾，至少过了几个月，那书信和金条就这样一直放在招文袋里，挂在身上，荡来荡去，直到遗忘在床栏上，被阎婆惜看到，闹出了人命案子，弄得一心要做忠臣孝子的郓城县押司宋江杀人弃家，做了强盗（二十回～廿二回）；若说宋江对那封要命的书信不上

心，怎么一发现招文袋不在身边便想到它？若说上心，怎么几个月不处理？这破绽可太大了吧！

又何止这些呢？

阎婆惜一家怎么从东京流落到郓城县来的？

向来只爱拳棒、不近女色的宋江怎么会收一个歌女阎婆惜作妾的？最后，又到底为什么杀了她？

.....

直到最后，宋江是靠求见李师师才讨得一张赦书，招了安（八十二回）。李师师乃“今上”万岁爷宋徽宗的特宠，什么金银财宝没有，就凭燕青一句话，便出来迎邀不知名姓的宋江，两块金子，便能为宋江内阁开宴、金杯进寿、执盏下拜（七十二回）？简直是笑话奇谈了！《水浒传》在这里打了个“马虎眼”。你知道宋江是凭什么见到李师师的么？

这本《阎婆惜外传》说的是，一个天真的少女阎惜娇怎么被迫逃离东京，经过多少悲欢波折，最后如何屈死的故事，正补上《水浒传》中的缺漏和破绽。

读者朋友，你有兴趣一读么？

话 头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风不催花花老自憔悴。万古江河永不改，人生朝露转头水。假假真真欢喜泪，是是非非尽在世人嘴。水泊梁山忠义最，英雄刀下无冤鬼。

从来“人心一杆秤，万事众人评”，这话是不错的。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，无论走到哪里人人道他好；一辈子做坏事，到头来人人唾骂。就是你前半辈子做好事，后半辈变坏，或者原来做坏事，后来改好了，都会有公论。大家都知道，汉代有个周处，他年轻时横行霸道，人人都恨他。后来他自己觉得有点无趣起来，去问一个老头，那老头告诉他：如今天下有“三害”。周处问是哪三害？那老头说了：

“山上有猛虎，水中有毒蛟，人间有你这个周处。”

周处听了，上山杀虎，下海斩蛟，自己改恶从善，成了一位侠客义士。这便是有名的“周处除三害”。太史公司马迁得知了这事，把他写进了《史记》，流芳百世。这是一个好例子。不过，有些事也难说。

大家也都知道，贾家荣国府大观园怡红院里有一位可爱的少女，叫晴雯，长得又俏丽又伶俐，又正直大方，真是千中难得万里挑一的好姑娘。她是贾宝玉的丫环，最是贴心知意。谁知宝玉的母亲王夫人见她“眉眼间有点像林黛玉”便生气，认定她是妖精，把她严斥一顿，赶了出去。可怜晴雯那时正生着

病，一惊一气，受了一顿折磨打击，毛病顿时重了百倍，不几天便痛苦地含恨死了。在晴雯病重将死时，宝玉瞒过母亲去探望她。晴雯对宝玉说了一番话：

“我知道横竖要回去了。只是有一件，我死了也不瞑目。我虽然比别人长得好些，并没有私情勾引你，背地里和你有什么苟且，怎么一口咬死了我是妖精、是狐狸精？我死也不服！今日既已担了这个虚名，而且就要死了，不是我说句后悔的话，早知今日如此，倒不如当日……”

此情此景，没有人不同情的。晴雯在孩提时便和宝玉住在一起，许多年了，耳鬓厮磨而不沾不染，说这是爱情吧，真正是纯洁之至了；所以晴雯会说出那番话来：早知今日被人咬定是狐狸精、妖精，到死有口难辩，倒不如当日畅意欢爱，即使有那么一会，也强如“担着虚名”去屈死。晴雯这番话说得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可是，晴雯那番话又没有什么道理。请各位想一想，如果晴雯在当日和宝玉真的男欢女爱了，那末，她被指说是妖精、狐狸精，赶出去，死了，该不该？还有没有人这么同情她？其实，说晴雯、宝玉二人清白无染，莫说是王夫人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。那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说来也巧——

在下说书人我，那天日场一回书说下来，从书场回到下处，刚坐定打开《水浒》——自从年节那时，我们班子里的两名唱曲说书的姊妹（各位称她们“女先儿”）进荣国府唱书，还没开口，被贾母老太太一“本”“掰谎记”，王家凤姑娘一串“拗口令”，差点搁了签子，便来央我给她们编点新书。前一时给她们编了几回“女《三国》”，居然得了采；本人也分得些赏赐，补贴些家用，这才编起“女《水浒》”来。那日，刚坐下，荣国府里那个邋遢懒厨子多浑虫便趑趄过来赖酒吃，吮舌舐唇地絮说病

在他家的表妹晴雯的风流病态。正说——喝到兴头上，只见他浑家多姑娘风风火火地撞将进来，冲着我对她男人说怎么在家里窗下偷听得晴雯说的那段体己话，一路说，一路扭：

“我只道一个俏公子，一个俊小姐，平日里不知有多滋味，谁料竟是两不相扰的。天下竟有这样的冤头！”

那多浑虫倒是人醉心不醉：“呸！夹住你的嘴！安耽着，好多了！”

多姑娘是个踏着尾巴头会动的，吃了这一闷棍便转身走了。要说这位多姑娘，乃是“出将入相”“博揽群雄”出了名的，东家偷鸡、西家盗狗，嘴上一天能转百十圈，要她说一句谁和谁“两不相扰”，倒真是稀罕事。俺说书吃开口饭的遇事爱打听，当晚，一位小姐妹要进荣府当差，便托了她。第二天午饭时分。回话说，在薛姑娘处遇着林姑娘，搭讪着问了她——林姑娘是贾宝玉的第一知己，晴雯又是因为像她才倒楣的：

“你猜怎么着？林姑娘她理也不理，也不知听见没有，抬腿顾自走了。薛姑娘则款款地数落我一顿。就是嘛，你想想，公子哥儿和丫环奴才哪能没点风流事，又有谁在乎那事有还是没有；林姑娘她们好像连晴雯出园都不爱听哩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晴雯已经死了，拖到“化人场”火化了。到底晴雯和宝玉平日里是偷鸡盗狗，还是两不相扰，从此成了再没人理会也无从理会的废案了。于是，在下我还是回头赶我的嚼食，编一回“女《水浒》”吧，因此就写下上面那几句歪诗。

有位说了：

“说书的，你错了。《水浒》说的是：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，一百单八将打家劫舍，替天行道，招安同归，忠义双全的英雄好汉的事，哪有说什么‘女《水浒》’的？”

这位先生，请慢批评。你纵然说得不错，可知天下是非十九由于女子。一部《水浒》百回大书，起于何处？梁山聚义，着重何人？那施耐庵先生，在杭州西门外铁板桥头坐地，拨弄拳棒、涂抹脂粉，见一个金翠莲酒楼卖唱，引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，张氏女五岳烧香，生教林教头逼上梁山泊，那些犹是小可；那晁天王智取生辰纲，天魁星宋公明占山为王，功贯千秋，名扬万古，也都是缘出于女子。那生辰纲——为东京太师生辰之庆，他女婿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一份厚礼十万银两金玉珠宝，这个主意出自蔡太师的女儿蔡夫人一句话，才引出一场泼天大事。而梁山之所以成大气候，威震万邦，誉满全球，则全赖宋江宋公明。宋江原是一名公人，忠君报国，如何走上这条造反黑道，也是为的沾上了一个小小歌舞女子。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一回上写得明白：《宋江怒杀阎婆惜》，字字分明；后来唱京戏的编出一本《坐楼·杀惜》来，人人皆知。这黑三郎宋公明收了阎婆惜做小老婆，又杀了她，犯了命案，才上了梁山，做了造反头儿，在忠义堂上坐了头把交椅，教施耐庵先生记在《水浒传》中，青史名标。这一切，岂不事出阎婆惜这个女子？

那阎婆惜，原名阎惜娇——戏里唱得明白。在下今日说的，便是宋江怒杀阎惜娇这一段故事的来龙去脉。

经暑熬冬稻谷肥， 人间得失两相齐。
蛟龙踊跃腾飞日， 便是英雄落草时。

这四句歪诗说的是那豹子头林冲。话要从这里说起。话说那林冲当日做了大宋朝京城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教头，何等威风！千不该万不该要充男子汉大丈夫，舍不得把一个美貌妻子让给太尉高俅的干儿子花花太岁高衙内；其实，这事也得怪他妻子张氏，她若是向林冲讨一纸休书，跟随了高衙内，自家荣华富贵享用不说，林冲也平安无事，靠不住还可得到高太尉的提拔，高衙内又心满意足，这般两全其美、三全其美的事不做，偏要去做个贞节女子，害得林冲坐牢、充军，又被迫杀人放火，弄得走投无路，上了梁山，这叫做“逼上梁山”。林冲上了梁山，求在王伦手下做个小喽啰。王伦又不大想留他，立了一条规矩：须在三日内杀得一人，将头献纳——这叫“投名状”，方得入伙。可怜那林冲，在山下林子里候了三天，不见人影，好容易等到一个，却也是一条好汉青面兽杨志，林冲杀他不得。这一下，倒是不打不相识，两人互通姓名身世，结成好友。林冲这才得入山门，死心塌地做强盗，杨志自回东京——天书上写得明白，他命里注定不久也要上山聚义，这是后话，不提。

那杨志到了东京，心想着林冲如此英雄，却落得那般田地，心里老大感伤，便打探得张老教师住处——自林冲出事，

张氏便回娘家和父亲一处住了，悄悄前往把在梁山遇林冲事对张教头说了。张教头隐瞒不得，告诉了女儿。张氏一头闷昏过去，悠悠醒转，便哭得死去活来。原来，自林冲发配后，高府三次五回地差人来说“林冲死了”——林冲上梁山事，高俅倒还未知，张氏只是不肯应承；如今杨志一番话，却由不得人不信。心想丈夫竟已成了杀人越货的强人，做出背叛朝廷、无法无天的弥天大罪来，比死了更恶千倍万倍，奴家守贞守节还守个什么来？当晚，一条绳索悬梁自尽了。张教头也忧愁成疾，一命呜呼。待到林冲得知，已是半年以后的事了。

却说那边张氏一死，这边苦了两个人。你道是谁？是高俅高太尉和他的螟蛉子花花太岁高衙内。这位高衙内也是个多情种子，虽说他倚仗干爸爸的权势，在东京城里无所不为，经过他丈量过的好姑娘也不知有多少，只当是逢场作戏，破鞋敝帚，但自一见了林冲娘子，却真正是爱上了她，心中着了迷，只是弄不上手；越是弄不上越想，越想越着迷，越着迷越想，恹恹地生起病来。这可是急坏了高俅。他原碍于门面，想要张氏出于情愿，一看儿子为此病了，一发狠，正待用强“抢”，那张氏竟自死了。于是，一面严禁把张氏已死的消息透露给衙内，一面命人四处觅请华佗、扁鹊医治，找来无数妖姬美女调笑，望他转心。

那时，天下太平，四方无事。一日宋徽宗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诵了四五卷经，批了二三奏章，龙心怡悦，便来与李师师闲话。早有内侍黄门通报“官家到来”。那樊楼忙掩了内院，前后关闭门户，明晃晃点起灯烛。众人正冠插带，整顿衣裳，严礼肃立，在地道口候驾，那李师师却艳服丽妆，含笑坐着。诸位，这李师师乃一名歌舞妓女，那樊楼便是她的行院所在，何以赢得当今万岁驾临？各位有所不知，大宋朝自高皇帝立下

“与民同乐”规矩，每在春日、上元、中秋、万寿等节，着教坊梨园子弟，在大相国寺和各大市井搭棚作乐，容万民瞻观、百姓传习；又召各家乐户行院首妓进宫作戏，让臣民可借此进寿，圣上体恤民情，其用意可谓至深至远。那李师师是东京第一行首，色艺双绝，在道君皇帝登基改元的元旦那天，进宫主唱了一套《法曲献仙音》，道君皇帝喜欢，从此得幸，至今十年宠爱不衰，赏赐无数。为了方便，特地修了一条地道与皇宫相通，樊楼当然成为举国最大最豪华的“茶楼”。那晚，道君皇帝到来，与李师师携手进入内室，宽衣，坐定。李师师从床头银柜内取出金盏，砌上仁宗皇帝时传法制成的“龙团”茶，双手捧上，笑道：

“圣上今日得闲。”

道君皇帝说道：

“正好与爱卿说话。”闲话了几句，问道：“爱卿近日唱甚新曲？”

“回圣上的话，近日也无甚新曲。只是教一个孩子嘌唱拍慢，将前朝李后主的《相见欢》打了新谱。只怕不中圣听。”

“李后主《相见欢》：‘无言独上西楼’，好词好词。不知那孩子学得怎么样？”

“圣上要赐见村娃子么？”李师师秋波一转，笑道：“‘一见村头荠菜花，三春桃李无颜色’了的。”逗得道君皇帝哈哈大笑起来。

李师师便从帘外唤进一个人来。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手提一个琵琶进来，站在帘前，一身浅绿的衣衫，长裙垂地，一条淡黄的丝绦宽宽地系在腰间；弱骨柔肩，腰肢婀娜；一头秀发，细长光鉴，不簪不钗，只在鬓边随意地打一个髻，髻环上斜斜地插着两朵鲜花，恰似天然地长在那里似的；团团的鹅

蛋脸，不脂不粉，天然如脂的肤色中透出娇艳；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明眸秋波，流出一片纯真；小嘴似合，樱桃微绽，显出几分痴憨。真是处子佳姝，华色含光；体美容冶，不待饰妆。她见了道君，也不惊慌，也不行礼，只是以十分惊喜一分羞的眼光直望着道君。

“这孩子，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见——”

“驾”字没出口，道君便接着笑道：“不用不用，就这般站着，待朕好好看看。”

道君左看右看，越看越喜欢。人说：“佛中如来，人中皇帝”，什么事办不到，什么乐趣没有，其实也不。做皇帝，按规定有：三宫、六院、九夫人、七十二嫔妃、八十一御妻、三千宫娥，个个调教得处处守仪、步步是礼，笑不露齿，行不摇裾，见了皇帝只会叩头谢恩，待她好，“谢恩”，不好，也“谢恩”，打、骂、杀头，也还是“谢恩”；面对这样一批木头也似的美人，哪还打得起兴致来。所以道君皇帝最爱到李师师处来闲坐叙谈。李师师也正摸着官家的心思，不作繁礼琐节，谈吐行止又得体又随和，逗引道君兴味，得了十年不衰的宠幸；即便如此，毕竟韶光催年华，李师师也得浓妆艳饰，以保媚姿，曲意逢迎，以求君欢。道君看惯了金玉锦绣，以为世上的美尽已在此，今日一见这姑娘，天然丽质，又是一副天然态度，怎不意外地喜欢！更兼他近年来年事渐高，道心渐深，情性渐趋清淡，见此姑娘站立在七彩珠帘前面，边上是金翠满身的李师师，顿然觉得似一阵清风吹入幽奥深邃之室，一朵玉兰绽蕊于千红万绿之中，嫣然似“帝子之降”，令人明目清怀，龙心怡悦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惜娇，姓阎。”那姑娘直通通地回答，随着李师师的示意，拜了下去。

道君竟不容她跪下，亲自走过来，握住她的双手——琵琶早已放下，又看了半晌，又看看并立着的李师师，龙颜大开，说道：“好，惜娇，‘惜惜师师双璧玉，淡妆浓抹两相宜’。来，来，为寡人一唱。”

李师师见道君喜欢，便牵着惜娇的手，行了礼，谢了坐，调起弦来。

道君不禁失口赞道：“好精致的琵琶！”

“是她父亲为她特造的。这孩子琵琶弹得还不错。她父亲是修造琵琶板笛的，帮各处行院调理乐器，人家倒并不在籍的——人家是良民。这孩子从小偏爱弹唱，从小跟父母在这里走动，有空也教她几句。今日得动圣听，真是她万世之幸了。”说着，已调好弦，便挑抹拨撚、轻歌曼唱起来。说来也奇，那惜娇一入乐，羞怯之态，顿然全无：

无言独上西楼。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

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。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真是鸣玉流珠，莺啼燕啭，二人弹唱谐和，双声交融，直如绛玉再生，便使薛青嚤口。道君听了，只望着她二人笑。李师师娇声道：

“哎呀！圣上莫先降罪，贱人们要讨压绢哩！”

道君这才哈哈笑出声来：

“寡人笑那世人好色，却不解何谓好色。夫好色者，须知色之所在，或花前月下，或灯烛西堂，对美人之秀色，闻轻歌而赏心，意摇摇兮似醉，身飘飘兮欲仙，卿乐朕亦自乐，朕悦卿亦自悦，不知斗转星移，无复人间天上，是为好色之士得色之好也。若登徒子之流于不堪，岂可称为好色乎？”拊掌大乐。

李师师也不言语，对道君嫣然一笑，上前奉盞进寿。道君满心怡悦，拉着她二人的手，对二人看了又看，忽莞尔一笑，

说道：

“朕倒想起一件事来了。好笑那童贯太尉今日上奏，说天下太平，四海晏清，要赶明日做个踢球大会‘齐云天下圆’。太清宫前千步廊已搭了彩棚，举国仕女同庆共赏。这分明是奉承寡人。寡人年来，清静寡欲，不耐烦那份热闹，还是过来与爱卿说话。我看你收这村娃子做个徒儿还不错，只是出口尚嫩，着她明日随教坊到会上去亮亮嗓色，倒也使得。”

当下，道君从怀里取出一个紫玉雕的小龟来，系着一条细金索，说道：

“这个紫玉香龟是仙人林灵素送来的贡品，贴肉便生香，寡人赐与你，作为爱卿收弟子的贺礼吧！”

李师师拉着惜娇谢了恩，把紫玉香龟挂在惜娇脖子上，贴肉塞好。

当晚，道君皇帝尽兴而返。

惜娇回到家中。父亲阎公歪在床上，母亲正在灯下守着，忙把惜娇接着，道：

“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坊门已关了吧，你怎么回来的？”

“樊楼派车送我回来的。”惜娇放下琵琶，春风满面，从怀里捧出一个小包来，放在桌上，向爹妈耀了一眼，细细打开，一簇灿灿的碧玉金珠。阎公忙直起身问道：“从哪里来的这些珠玉？”惜娇把见驾的事说了。阎婆有些耳背，颠倒问了半日，明白了三分，吓得就地向北跪下捣蒜般地叩头，口中直念佛。惜娇又兴高采烈地说了明日要赶童太尉办的踢球大会事。阎老“噎”了一声，倒在枕上闭了眼。惜娇见母亲没头没脑地捧着珠玉无处收藏，父亲又不言不语，有点扫兴，过来推着阎公的肩膀：

“爹，怎么啦？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“明儿那会你别去，不能去。”

“怎么不能去？我就要去。”

“唉！娇娇，你小，不晓事。咱们不是乐户人家，修造管弦丝竹是工匠手艺。有道‘士农工商’是正经百姓营生。你爹娘就你一个女，要靠你招门好人家养老哩。哪能让你抛头露面去唱曲，在众人眼里成了个下贱女子，再哪里去找女婿去。”

“唔，没人唱曲，你造乐器有个什么用？唱曲有什么下贱？我就爱唱曲作乐，里头的学问可大哩。就说那‘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’一句的‘心头’二字，‘心’要收合口，‘头’字唱俺土话便不中听，出口沉闷，须用官话‘阴出阳收’才合协。这两字我怎么也转不过来，师师姐教了我多少回哩。”

阎公笑道：“那师师姐懂得什么开合阴阳，那是当今钱塘才子、现在徽猷阁周待制大人教她的。我们平民百姓不能与人家上等人家比，王孙公子作乐是才子风流，女子唱曲便入娼妓下流了。”

惜娇平时在父母跟前娇惯，顶嘴道：

“我看师师姐那样就满好，人人都爱她。怎么只叫男子风流不叫女子风流？！要我，便跟周大人到江南去，日夜畅意歌舞，多好！”

阎公听了，不禁一笑，说道：

“真是小孩子家说话。那师师姐姑娘，你看她今天珍贵得天人似的，万岁爷再宠她也不能容她进宫，周大人再爱她也不能带她回钱塘，一万年她只是个娼妓。唉！到明几个色衰爱败，还不知尸骨落在何处，少不了稻草包一包送进化人场了事。”

“哎，爹呀，你怎么咒起人来了！”惜娇听得掩耳，说道：

“师师姐已经收我为徒，在樊楼我已经唱过多回了。万岁爷今晚开了金口，明日我怎能不去呢？”

“唉！不想事情走到了这一步。是爹害了你——你妈耳聋，听不准音律，才让你学了几句唱。唉，前世呀前世！”便闭眼不说话。

阎婆在屋里转了又转，终于把米缸里的米掏出来，把金珠包埋在缸底，再把米倒上摊平，看看安稳了，过来插话：

“老头，明早早些起来，咱一家三口到大相国寺去进炷香谢恩还愿去。”

“睡吧，别太自乐了。万岁爷兴头上的一句话，也不知是真，是假呐？”

当下无话。

惜娇一夜睡不稳，想着那像做梦游天宫似的一场，简直不能相信，紧紧抓住那紫玉香龟捂在胸前——她瞒着没对爹妈说；又想着那踢球大会不知会怎样的情景，万岁爷会不会通知教坊。心中忐忑，翻来覆去，挨到天明，听得爹隔壁房里咳嗽，口里喁喁地不知在念叨什么。接着是掀米缸盖的声音——是娘起身了，又走下厨做早饭了；这时听清楚爹在轻轻地唱着：

……人生如旅；故乡如梦；归途何处？

……壮士黄金；仙人黄鹤；美人黄土。

惜娇知道妈又向爹说梦了，她最信梦。惜娇也隐隐地觉得爹娘早先有些什么事似的，倒弄得没心没思。

阎公与阎婆说话：

“今日满城都赶会，不会有主顾，铺门也不用开，招牌也不用挂出去。”

“‘烧卖’？今早要烧香，不可用荤腥。娇娇，怎么还不起身，还躺着？”

这时，有人叫门，阎公把门开了，是教坊来的一个小黄

门，说乐人在卯时便要入棚，车在巷口杨太仆府门口候着。事情果真如此了，这才忙乱起来。那太监催着说去了再梳妆吧，到樊楼和角妓们同行，衣着头饰都现成。惜娇和阎婆匆匆上车去了。

诸位，踢球，出在我国，古代叫蹴鞠。在宋时，已经是气球了，足踢、手挑、膝顶、身靠，花样百出，就是不得沾地。说起这踢球：

包藏团团和气，踢弄百般可妙。轻膝痛膝，怀中搂抱。露金莲，弹云肩，摆动小蛮腰。拐儿扇，尖儿挑，舌儿哨；肘儿靠，手儿招，范儿巧。摩肩擦背连环拐，拈花摘叶鸳鸯抄。玉女飞鬓、子弟勾器，仙人过桥。圆中圆中圆，齐云天上飘。本是风流社，春风莺燕巢。

那日里三千子弟、百队綵女，争相下场，蹴动那千百个五彩气球，耀晃得白日无光、旌旗失色；千步围廊，香障彩棚中鼓乐齐奏、百戏杂陈，唱赚耍令，美不胜收。轰动得东京城里城外，里巷全空，真是人山人海，仕女如云。

不说那惜娇在会上如云如雾，却说阎公心中恍惚，无心赶会，一人在家里吃闷酒。过了未时，闷坐不住，反扣了门踱到街口来，真是万人空巷，杨府前挂灯结彩，却关着大门，一眼望去，阒无一人，只听得远远传来欢声雷动。呆立了一会，又踱回来，刚到家门口，身后一阵马蹄急奔。回头一看，奔马已到身边，急急地跳下一人，挽住阎公手臂：“屋里谈，屋里谈。”拖进屋便关了门。阎公定神一看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是多年知交的教坊都管、现封参军官衔的刘色长。不待阎公寒暄让坐，站着便拱手低声道“恭喜”。阎公一愣：

“刘公公，你说什么来？烦你把话说明了吧。”

“老弟，长话短说吧。你家娃子今日在场上得了采了。嘿！我说的不是这事。方才我掌竿子上席进寿，听得一个堂官虞候模样的人在高太尉身边指着惜娇说：‘这个女子活像那林……，一点不差’，那名字听不清楚，不知说惜娇像哪个林姑娘；只见那高太尉两眉一挑，‘哦’一声，便吩咐今晚便发轿来这里抬人，看来要惜娇进高府去。”

阎公大吃一惊，问道：

“抬人？！把我惜娇抬去做什么？”

“这就不清楚了！”刘色长苦笑说：“唉！老弟，你是明白人，惜娇进去了，还能做什么？”

阎公直了眼，牙缝里迸出三个字来：“高衙内！”

“轻声！老弟，你我知交一场，趁乱里抽身前来先告知一声。老弟你早作打点吧。”

刘色长说罢，也不顾阎公，推门上马走了。

阎公这里五雷轰顶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半天转不过气来。他毕竟是经过点世面的，强自定了定神，向屋里四向看了看，从米缸里掏出那包珠玉，扭入腰带系在衣下，结束停当，站在门外等候。眼看天色渐渐昏暗下来——平日这时该点街灯了，东北边会犹未散，灯光烛天，鼓乐隐闻，大约衙兵们也赶会去了；惜娇母女还不见回来，心中焦急。听着听着，忽然觉得声音有点异样，耳边毕剥作响，对面杨府里传出嘈杂叫喊声。趁着天色昏暗，四下无人，返身入内，跳上桌子，腾身一跃，窜开天窗，攀上屋顶，向杨府内望去：院墙高，不知究竟，但见几股浓烟夹着火苗冉冉升起，火星向他脸上飘来。心知今晚要出事，翻身跳下，兀自筹划，心里叫声“罢了”。不容迟缓，当下开了大门，到灶下吹旺了火，把做乐器平时备下的紫竹色松、精丝焦桐，扎了一束，在屋里四处点燃，眼看火已成势，